

《论书表》校注与研究

张薇薇 著

中国美术学院标志性成果规划

《论书表》校注与研究

张薇薇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章腊梅
责任校对：乔樱子
装帧设计：周 峰 张 钟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论书表》校注与研究 / 张薇薇著. —杭州 :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1083-979-2

I. ①论… II. ①张… III. ①汉字—书法—研究—中国 IV. ①J 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5694号

《论书表》校注与研究

张薇薇 著

出 品 人：傅新生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张：11.5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30千
印 数：0001~1000
ISBN 978-7-81083-979-2
定 价：43.00元

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羨俱深故同爲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纏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秩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

《论书表》虞龢（南朝）

宋刻本《书苑菁华》，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部分 《论书表》校注

《论书表》校注 11

第二部分 《论书表》研究

第一章 《论书表》研究综述 51

一 有关《论书表》的认识、抄刻、征引及重要观点的讨论 51

二 对虞龢的研究 54

三 对《论书表》的研究 54

第二章 《论书表》版本考证 59

一 引 言 59

二 《法书要录》系统本 61

三 《墨池编》系统本 70

四 浅析版本流传情况 75

第三章 对《论书表》相关问题的研究 81

一 虞龢书法品评观 81

(一) 品评 81

(二) 人品、文品、书品 83

(三) “自然”、“古质今妍”	89
(四) 承前启后之品评观	96
二 书法家的传奇——虞龢《论书表》中的传记	99
(一) “二王书事”之追寻	99
(二) 书法家传奇	103
(三) 书论写作的新思路	109
(四) “二王书事”在《论书表》中的地位	111
三 《论书表》书论写作	113
(一) 《论书表》之书风	113
(二) 《论书表》之构架	119
(三) 多维的书法空间	121
附 录	129
1. 版本流传系表	129
2. 《论书表》相关年表	131
3. 《论书表》宋刻本	133
4. 《论书表》部分书影	147
5. 虞龢研究	157
参考文献	163
致 谢	173

导 言

南朝虞龢的《论书表》是书法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书论之一，同时也是研究二王书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思想演变的重要文献。该表内容宏富、文笔优美，涉及书法品评、二王书迹流传、书法作伪、鉴藏、装裱、文房四宝、二王书事等内容，涵盖了与书法相关的诸多方面，影响了后来的书法理论发展，并与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的一些观点遥相呼应。如果在书法史、美术史、鉴定学等诸方面的研究向前追溯，通常会上溯至该表。因此，对《论书表》进行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篇论文中，笔者着重对重要版本进行校勘、考证源流，对《论书表》中存在的书法品评观、书法家传记以及书论写作方式诸问题加以讨论，并对《论书表》相关研究的状况加以评述。

《论书表》在学术中的重要价值是十分肯定的，古往今来不断被书画理论提及、研究和讨论，然而作者虞龢的相关记载却相当少，《论书表》的成书年代亦成为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直至最近几年，才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仍没有最终结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武帝“藏钟张二王书，尝使虞龢、陶隐居订正”。案虞龢宋人，其上法书表在宋孝武之世，去梁武帝甚远。斯则考论之

偶疏耳。¹

据唐窦臮《述书赋》（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同上）、清《四库全书》本《书苑菁华》、宋朱长文《墨池编》之明隆庆永和堂本和明万历扬州本记载，虞龢为南朝宋时人，持虞龢为宋人之说者多以此为据。窦蒙为《述书赋》作注曰：

宋中书侍郎虞龢上明帝表，论古今妙迹，正行草楷、纸色裱轴、真伪卷数，无不毕备。表本行于世，真迹故起居舍人李造得之。²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云：

晋代装书，真草混杂，背纸皱起。范晔装治，微为小胜。宋孝武帝又使徐爰治护，十纸为一卷。明帝科简旧秘，并遣使三吴，鸠集散逸，诏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等更加编次，咸以二丈为度。³

且唐李延寿《南史》、南朝梁沈约《宋书》均载虞龢为南朝宋会稽余姚人，位列中书郎、廷尉，“少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时人以比高凤。”⁴清严可均《全宋文》录《论书表》全文为《上明帝论书表》，并附辑《宋书》中七条事迹。⁵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所辑书论中关于虞龢有宋和梁两种不同的说法。《法书要录》中收录的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和窦臮《述书赋》载为宋，即使张彦远本人也似乎认同虞龢为宋人。因而在撰写《历代名画记》卷三《论装背裱轴》中语

曰：“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范晔始能装背；宋武帝时徐爰，明帝时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编次图书，装背为妙。”⁶然而在收录《论书表》时，张彦远却载虞龢为梁，或许是为了忠实于原来所依版本之故。宋陈思《书苑菁华》之宋刻本、明抄本、清大同石印本亦均载虞龢为南朝梁人。陈思在编纂《书苑菁华》时所依版本是《法书要录》，故有此说。

称虞龢为南朝陈人者，臧励龢等编撰《中国人名大辞典》所持观点，疑为引《南史》疏漏之故，其他并无类似观点。

称虞龢为齐人者，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四列虞龢为齐部，云虞龢为“会稽余姚人，官至中书郎、廷尉。在宋时，尝上明帝表，论古今妙迹，正行草楷，纸色膘轴，真伪卷数，无不备焉。”明确提出《论书表》的写作年代是宋明帝时期。

《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载：“廷尉虞龢议社稷合为一神，琨案旧纠驳，时龢被亲宠，朝廷多琨强正。”案以上所说，虞龢同时经历了朝代更替，既为宋人，亦为齐人。

《论书表》各版本中，《法书要录》各本及宋刻本、明抄本和清光绪大同本《书苑菁华》记载为“梁”，四库全书本《书苑菁华》及明隆庆本、万历扬州本《墨池编》记载为“宋”，其余各本均无朝代记载。很明显，清康熙以前，关于虞龢的生活朝代只有两种说法，宋或梁，自康熙年间始不载，大抵是不能确定而为之。当然也有例外，一是光绪年间大同局石印本《书苑菁华》，载为“梁”，是因为所依底本之故；一是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书苑菁华》和《墨池编》，载为“宋”，是因为文中有宋明帝“泰始”年号，故为之。

综合上述分析，史书记载虞龢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期是刘宋，故多认为虞龢为宋人。此外，从《论书表》自身的内容分

析，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据文献记载，与虞龢共同整理内府法书收藏的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均为宋人；“再诏寻求景和时所失”中的“景和”为南朝宋废帝刘子业的年号；“范晔装治卷帙”时为宋；公元452年至464年，“孝武使徐爱治护”为宋孝武帝在位期间；“泰始”为宋明帝的年号，“泰始开运，地无遁宝”，泰始三年，宋明帝“始玩宝迹”，下诏收集名书，“数月之间，奇迹云萃”，虞龢等人开始整理这些内府收藏；“乃诏张永更制御纸”；张永（410—475），南朝宋人，与《论书表》相关的人物均出自宋，故虞龢应为宋人；《论书表》文末题“六年九月中书侍郎臣虞龢上”，从文中涉及时间和事件推论，此时为泰始六年（470），即宋明帝在位期间。故持虞龢为宋人之说较为可信。

关于虞龢的其他事迹的记载，史籍中相当少。《论书表》中记载与书法有关的著作有《诸杂势》一卷、《二王镇书定目》六卷、《羊欣书目》六卷、《钟张等书目》一卷、《录势新书》，整理了卫恒《古来能书人录》，然均已佚。《隋书·经籍志》有“《法书目录》六卷”，未注明作者；《唐书·艺文志》录为“虞龢《法书目录》六卷”；⁷刘有定为郑杓《衍极》注云“傅昭、虞龢《法书书目》”。⁸至此，有关虞龢与书法之间联系的记录止于此处。在这些记载中，没有有关虞龢在书法才能方面的记录，但是只要提及虞龢，几乎都与《论书表》相关联，常常出现在书法史论著作中，可见虞龢的确不擅长书法，仅善于品鉴而已。虞龢在当时深受亲宠，《宋书》、《南史》和《全宋文》均有记载虞龢在礼制和文学方面的事迹，所作之文词藻华丽，故内府法书收藏整理之后由虞龢捉笔向君王写奏表亦为自然。

《论书表》年代既久，版本较多，行文不免脱落衍误，现所见版本主要涉及书议、二王书迹收藏、内府藏书整理与装治、文房四宝、二王书事，其间穿插书法作伪、卷轴制度、欣赏心理、书法品题等方面的内容，虽然文中脱文处不免有些突兀，但并不影响整体的阅读和学术价值。书议从二王书法生发开来，提出“古质今妍”的书法品评观点，把书法放在整个书法史的演进进程中观照，认为“古质今妍”是“数之常”，“爱妍而薄质”是“人之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的相互关系及道家所崇尚的自然的观点相呼应。二王书迹收藏，主要记载了上至贵族士大夫阶层、下至平民百姓对二王书法的狂热，其间穿插的书法作伪方法是最早有关书画作伪的记录。内府藏书整理与装治涉及收藏背景、藏品数量、品题与装治，其间涉及的卷帙制度改革为我们了解古代书籍制度提供了文献依据；书法的欣赏心理是最早有关书画欣赏心理的记载；书法品题是最早品题书画的记载，将书法分为上、中、下三等，此外，还别有三品书；书法装治部分是该表的核心部分，既详述书法装治的历史，又记载了书法装治的背景、实际问题及解决方法、装裱材料及形式；文房四宝部分是最早有记载的资料；二王书事部分主要讲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轶事，涉及书法材料的多样性、鉴赏原则、书迹流传以及书法的商业价值。

尽管《论书表》所涉及的内容如此宏富，但并不繁琐和凌乱，反而由于虞龢深厚的文学修养，通篇整齐有序，叙事、议论、说明，衔接自然、各司其职，尤其是前半部分极具上古文风，词藻华丽、琅琅上口，其写作方式既承前人衣钵，又开后代先河，在众多书论中脱颖而出。《论书表》提出的品评观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不仅对书法理论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书法实践的宝贵的理论指导。该表所记叙的二王轶事，展现出生动的书法家的传奇故事，也是后世研究二王的珍贵资料。

因此，虞龢所著《论书表》是书法史上重要的文献，同时也是书画鉴藏、装裱研究的珍贵资料，在学术研究诸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论书表》先后被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宋朱长文的《墨池编》和宋陈思的《书苑菁华》所收录，其他文献亦有部分征引。然而，仅此三部书就版本众多，内容又各有出入，世人往往只是阅读其中一个或者少数本子就轻易征引，妄下结论，讹误不一而足。因此，校勘出一个较为可信的版本是研究《论书表》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任务。通过对《论书表》各重要版本的收集、校勘和比对，笔者认为，现存最早的宋刻本《书苑菁华》是较为可信的版本，虽然该本将虞龢列为梁人，但其内容的完整度和文辞的准确性，以及精美的刻工，都使它比其他版本更高一筹。

《论书表》值得研究的方面很多，在此，笔者谨就其最基本的版本校勘问题和在研读的过程中所发现的几个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希望能为将来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 释

1.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六,海南出版社,海口,1999年,第451页。
2. 窦臮、窦蒙,《述书赋》,收入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五,《王氏书苑》卷三,民国十一年(1923)泰东书局重印本,第29页A。
3.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收入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王氏书苑》卷二,民国十一年(1923)泰东书局重印本,第44页A。
4. 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第1770页。
5. 严可均,《全宋文》卷五十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5年,第593—596页。
6.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明嘉靖本。
7. 欧阳修、宋祁,《唐书》卷五十七,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第1448页。
8. 郑杓,《衍极》,刘有定注,见《历代书法论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据明刻本点校,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1979年,第439页。

第一部分

《论书表》校注

《论书表》校注

凡例

一、本文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书苑菁华》（收入《中华再造善本》，简称宋刻本）为底本，参校《书苑菁华》之浙江图书馆藏民国间翠琅玕馆丛书刊汪汝璫家藏本（简称翠琅玕本）、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绪大同局石印本（简称大同本）、浙江图书馆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简称四库本）、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绪刘晚荣藏修堂丛书刻本（简称藏修堂本）、浙江图书馆藏清同治述古丛钞刻本（简称述古本）、浙江图书馆藏民国间艺术丛书本（简称丛书本）、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简称明抄本），《法书要录》之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简称嘉靖本）、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王氏书苑》刻本（简称王氏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简称津逮本）、浙江图书馆藏清嘉庆张氏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简称学津本）、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藏《丛书集成》影印本（简称集成本），《墨池编》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永和堂刻本（简称永和堂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虞德烨扬州刻本（简称扬州本）、浙江图书馆藏清康熙朱之励就闲堂刻本（简称康熙就闲堂本）、浙江图书馆藏清雍正就闲堂刻本（简称雍正就闲堂本）、南京图书馆藏旧抄本（简称旧抄本），并参校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本《二王等书录》（收入《法书要录》简称《等书录》）、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本《书断》（收入《法书要录》简称《书断》）、浙江图书馆藏